

摘要

本論文想要討論的是關於明末清初福建地區特殊的書風現象，並由地域性角度重思明末清初的書法史觀，及討論所謂「閩氣」的存亡。在這樣的關注之下，風格特異且文獻資料較齊全的許友，便展現了他在書法成就外的重要性。以王鐸、傅山、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浪漫派書風而言，王鐸與傅山兩者的風格，與所謂的傳統書學淵源較深，故當我們觀看狂怪的行草時，對於其風格來源，也較能掌握，然而張、黃、倪三人因為與傳統的書法傳承無法連接，而使其顯得更加的突兀。然而，在審視過福建地區的書學傳統、書跡及刻本的流傳情形，我們應可大致勾勒出閩地書學傳統——尤其是福建地區所自成系統且相當獨特的鍾繇傳統，對張、黃、倪三人的影響力。此一傳統亦是使得福建書人在明末大放異彩的原因。然而，十七世紀福建書家的另一個特徵，也是使得他們書風呈現謎一樣無解的問題。他們早期的作品幾乎沒有傳世，於是現代的書法史學者也只好模糊其詞地帶過這個問題。

但經由對許友文集的閱讀，以及福建的詩社，或曹洞、臨濟宗的僧人於閩浙間相互行走等現象。筆者認為，至少在福建地區，由於許友文集中所看見的社團並非一個獨立的現象，在書院林立，眾學者以講學傳道為儒生的職責之一的明代福建地區應當尚有不少這樣的文人團體。其共同的經驗與輿論，皆足以造成文體上或者書畫創作間產生高度的共通性。於是，出生在福建地區的張瑞圖以及黃道周，具有類似的風格參考系也就不足為奇了。而許友書風的演變雖然因為作品數量不多，或許有未窺全豹的可能性存在，但確知的是，其早年受到陳洪綬以及米芾的影響，而三十歲左右時的遠遊，大大影響了其行草風格，尤其是立軸方面，他出人意表的作風成為許友在中國藝術史上不滅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看來，許友的傳世作品並沒有楷書類的作品，其行楷作品確實看不出魏晉書體的影響，尤其是鍾繇風格。這很可能是與他早年在倪元璐門下時所受到的影響有極大的關係。許友少年在浙江的生活也影響了許友日後的處世態度。於是，當許友以倪鴻寶門生的姿態回到福建，其家族又建置了偌大的產業在福州。其成為一時的藝文焦點，也應該不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更何況不論其書、畫、詩、文確實皆有相當的造詣。

由藏於日本內閣文庫的《米友堂文集》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許友在國變後所過的無奈而又不如意之生活，他縱情在詩書畫間，與僧僕為友，儘管前來拜訪之人不絕，但他心中嚮往的，應當是寄情山林的生活，或是懷念著明末浙江文人團體的細緻文化，對於現實世界的無法認同，或也使得他沉溺於明末的狂草風潮中，而在時代改變後，仍堅持著同樣的信念，益發為清初繼承浪漫派書風的大家之一，這也是之所以成就他的藝術顛峰原因一之吧。然而，由福建與許友的研究中，我們可臆測到福建書壇的另一個面相，亦即黃檗宗僧人對福

建書壇（至少，可以說在許友身上）的影響確實是存在的。黃檗宗僧人雖然在福建黃檗山出家受法，但是隱元帶往日本的中國書畫目錄中，卻有大量的吳派作品，或許亦有福建地區藝術家，由於缺乏史料而未能被確認。但是吳派、松江等地的作品因此在當時大量地流入福建，必然也成為一種新的潮流。隨著交通以及商業的複雜和成長，對於福建「閩氣」的存在，是否也產生了新的威脅？假若我們以目前所知的福建清代書家來看，清中期的黃慎及伊秉綬等堪稱大家者，風格雖皆特異，但卻與十七世紀前的鍾繇脈絡無法連結，或不以該風格聞名，這個問題或許尚需要更全面的檢驗資料，但以目前書史的大體狀況來看，恐怕其答案應當是否定的。